

封邦建霸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
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

• 深圳博物馆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 山西博物院
◎ 编

文物出版社

封邦建霸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

深圳博物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编
山西博物院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陈 杰

责任编辑：智 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 / 深圳博物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博物院编. --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10-4533-4

I. ①封… II. ①深… ②山… ③山… III. ①周墓—考古发掘—翼城县—图集 IV. ①K878.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5076号

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

编 者 深圳博物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博物院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装帧设计 雅昌设计中心（深圳）

印 制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 张 13

插 页 1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4533-4

定 价 280.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图 录 编 辑：深圳博物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博物院

编委会主任：叶 杨 石金鸣 谢尧亭

副 主 任：郭学雷 李 勇 王晓毅

执 行 主 编：乔文杰

编 委：李维学 黄阳兴 乔文杰 陈汾霞 郭喜锋 王金平

文 字：乔文杰

摄 影：厉晋春



目录

001 / 序

002 / 封邦建霸

— 山西翼城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

016 / 一号墓

116 / 二号墓

122 / 一〇一七号墓

164 / 二〇〇二号墓

173 / 其他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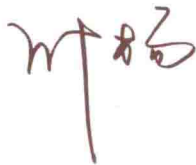
序

公元前 1046 年，武王伐纣，一举攻灭了殷商，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王朝，史称西周。伴随着周人的东征西讨、开疆拓土，周王朝的势力范围不断地向四方延伸。为了统治广袤的疆土，周王朝开创了封建制，将天下分封给各级贵族，建立诸侯国，以为王室屏藩。《吕氏春秋·观世》谓“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天下可谓诸侯国林立。而霸国，这个籍籍无名的诸侯小国就是其中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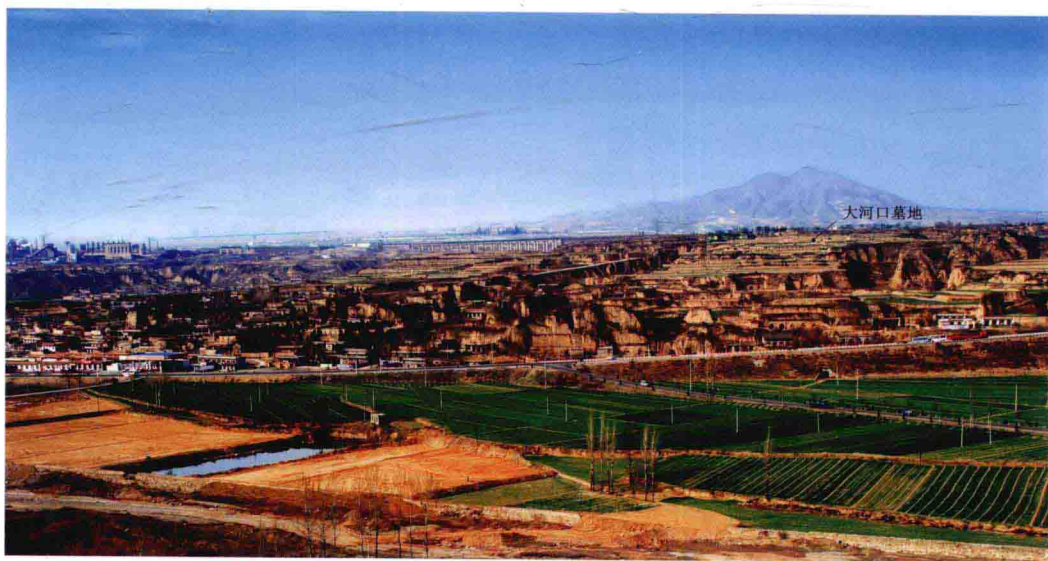
2007 年的秋天，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受到盗墓威胁的山西翼城县大河口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前后历经四年风霜雨雪，终于将一段尘封三千年的历史场景展现在世人面前。大量带“霸”字铭文的青铜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霸国的存在，并以丰富的文物向世人展示了霸国独具特色的文化习俗。

大河口墓地，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曾被评为“201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本次“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展即是对这一考古发现的全面展示。展览由深圳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共同举办，展出文物共计 186 件（组），其中最主要的当属各类青铜礼乐器，此外还有玉器、金器、原始瓷器、陶器等。希望观众通过这个展览，近距离地接触霸国文明，进一步了解目前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感受华夏祖先所创造的文化成就。

深圳博物馆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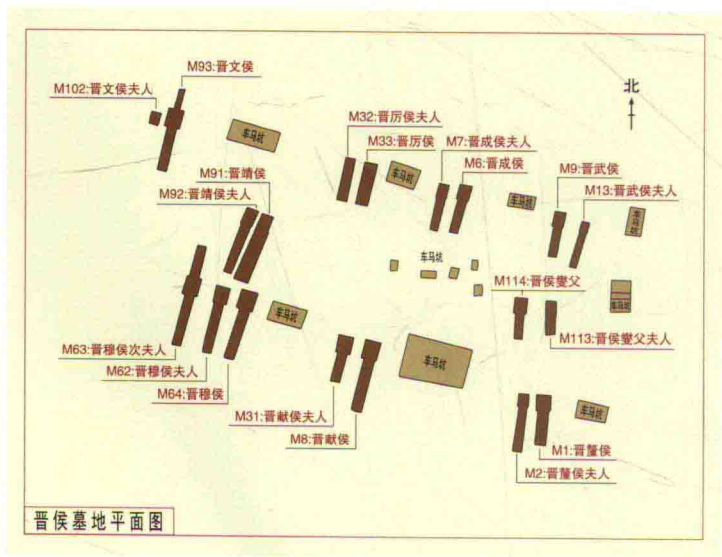


2015年11月，深圳博物馆联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共同举办了“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展。大河口墓地考古是我国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曾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本次展览即是对这一考古发现的全面展示。



图一 大河口墓地远景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南部翼城县城以东约6千米处，墓地四周除了西北部与西侧台地相接外皆为沟壑，浍河干流和支流分别萦绕其西南两侧流过，地势为北高南低的向阳缓坡，极目远眺北部为太岳山余脉二峰山，东南为太行山余脉翔山，西部为凸起的丘陵山地，西南为冲积平原（图二）。



图二 曲沃曲村西周晋侯墓地平面图

从更为宏大的时空背景来看，大河口墓地所处的山西南部，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就是华夏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区域。古史所记上古时的尧、舜、禹都曾在这—地区活动，被认



图三 横水偃国墓地航拍（南向北）

为是尧都遗存的陶寺遗址就位于大河口墓地西北约 30 千米。商周时期众多的古国古族在此兴旺繁衍，仅在大河口墓地周边方圆百里之内已经被考古发掘的就有浮山桥北商周先族墓地、曲沃曲村西周晋国墓地（图二）以及绛县横水偃国墓地（图三）。整个山西省南部，西周时期的墓葬和遗址则有二十余处之多（图四）。



图四 大河口墓地位置示意图



图五 大河口墓地发掘区鸟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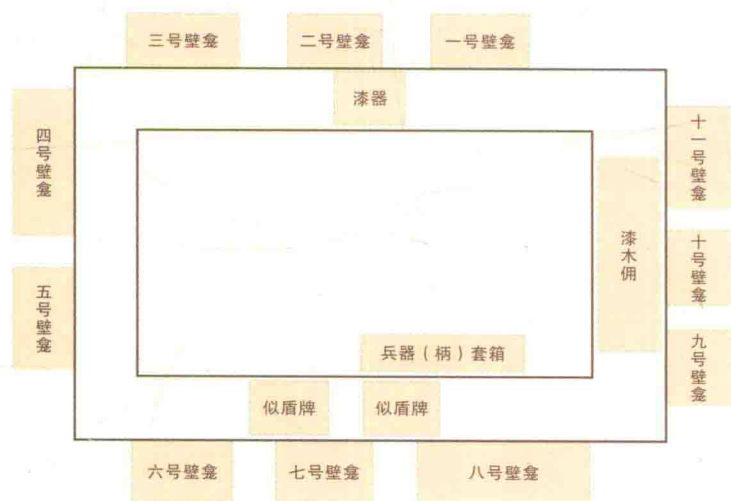
2007 年秋，由于受盗墓威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墓地进行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前后历时四年，共发现西周墓葬千余座，车马坑 24 座，发掘面积 16000 平方米（图五），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原始瓷器、漆木器。收获的许多青铜器都带有“霸”或“霸伯”的铭文，研究确认，大河口墓地是西周时期由周王分封下的一个很小的封国——霸国的墓地。

此次“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展览遴选了这次考古收获中的各类文物精品 186 件（组），主要是各类青铜礼器，此外还有玉器、金器、原始瓷器、陶器等。在这批珍贵的文物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也是最重要的展品，全部出自一号、一〇一七号、二〇〇二号等几座大型贵族墓葬，其中就有霸国最高统治者——霸伯的墓葬。

一号墓（图六）是整个大河口考古发现最早的大型贵族墓葬，时代大约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墓主人是霸国最早的一代霸伯。这位霸伯在位的时候，正值周武灭商后王朝蒸蒸日上的兴盛时代。霸



图六 一号墓墓室俯视



图七 一号墓墓室壁龛平面示意图

国虽小，未能青史留名，但是一号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却足以展现出当时这位霸伯的赫赫声威。墓内二层台上设有11个壁龛（图七），放置有众多的原始瓷器、陶器以及漆木器（图八）。二层台下的棺槨之间则陪葬有70多件青铜礼乐器（图九），特别是其中24件青铜鼎和9件青铜簋，其数量之多相当惊人，这是迄今为止考古



图八 一号壁龛中出土了3件原始瓷尊和2件陶器



图九 一号墓墓主人头端的上层铜器



图一〇 兽面纹大铜鼎



图一一 兽面纹铜鼎

所见到的西周高级贵族墓葬中陪葬青铜鼎最多的。

展览中展示了近百件来自一号墓出土的文物，这其中就有墓葬中最大的青铜鼎。兽面纹大铜鼎（图一〇），高55厘米，腹、足部均饰有扉棱，鼎腹部一周装饰三组半浮雕的兽面纹，类似的大铜鼎通常只在商周之际的高级贵族墓葬中随葬一件。稍小的一件兽面纹铜鼎（图一一），高约42厘米，形制与兽面纹大铜鼎相似，唯兽面纹细部略有不同，此鼎内壁铸有铭文：“伯作宝尊彝”，是一号墓中唯一一件有铭铜鼎，铭文中的“伯”，很可能指的就是墓主人霸伯。

霸伯墓葬出土的青铜鼎中，除了圆鼎，还有方鼎，展览中就有其中一件圆角的带盖铜方鼎（图一二）。青铜方鼎是商周时期青铜鼎的重要形制之一，它在青铜礼器中占有重要位置。随葬方鼎的墓葬通常都是级别较高的贵族墓。此鼎形制不同于常见的方鼎，与宝鸡竹园沟十三号西周初年墓所出的青铜带盖方鼎（图一三）较为相似。鼎盖打开之后，发现有当年盛食残存的兽骨，情况与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一六〇号墓所出有盖提梁鼎相同，可见此类带盖圆角铜方鼎在用途功能上有一致的地方。其用途很可能是在祭祀与宴客场合中，先用最大的鼎煮食肉类，煮好后再分装到小鼎之中食用。

鼎是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既可以作为贵族日常生活中的烹煮器和承食器使用，同时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大河口墓地一号墓出土的大小24件铜鼎，不仅展示了霸伯在周王朝贵族等级中的地位，而且也是其财富的象征。这座霸伯墓出土的众多青铜鼎，也反映了西周时期周人开始形成以鼎为核心的礼器使用制度，到西周后期，这一用鼎制度会逐渐规范成文，成为古籍中记载的“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的“周礼”。

与鼎相配的是青铜簋，为盛食器，通常用来盛放稻粱之类的饭食，是商周青铜礼器中重要的染盛器。展览展出了一号墓出土的9件青铜簋中的7件。这些青铜簋形式多样，有圈足簋、方座簋、鼎式簋、三足簋等，囊括了商末周初常见的铜簋的样式。其中有的装饰华丽，有很强的雕塑感；有



图一二 带盖铜方鼎



图一三 宝鸡竹园沟十三号西周初年墓所出的青铜带盖方鼎



图一四 霸仲簋及其铭文拓片



图一五 霸簋及其铭文拓片

的铸有铭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霸仲簋（图一四）为三柱足簋，是西周早期新出现的器形，流行时间很短，到西周中期以后就消失了。器、盖上都铸有铭文：“霸仲作旅彝”。霸仲是霸国的贵族，仲是指兄弟排行，按照西周“伯、仲、叔、季”的排行习惯，霸仲应该是霸伯的弟弟。这件簋铭文的意思是，霸仲做了这件用于祭祀的礼器。

霸簋（图一五）是一件非常少见的鼎式簋，其底部如同青铜鼎一般配有三个柱状足。簋盖和器内底都铸造有铭文：“芮公舍霸马两、玉、金，用铸簋”，大意为芮公赐予霸国两匹马、玉、金（青铜），霸伯让人用金铸了一件簋。这里的芮公指的很可能就是《尚书》中提到的周王室大臣芮伯。《尚书·顾

命》篇曾记载周成王死前，安排重臣辅佐即将继位的康王，芮伯是仅次于太保召公奭的重臣。霸簋铭文中，霸伯与周王室重臣芮公之间通过赐器的方式往来联系，反映了西周早期的霸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偏远小诸侯国，事实上一号墓中还发现了霸国与燕国通婚的青铜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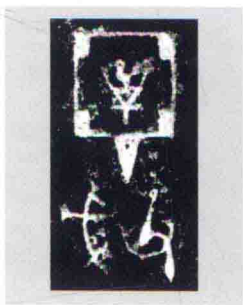
图一六 父戊簋

父戊簋（图一六）是一件器形厚重的铜簋，较一般铜簋显得更加制作精良、装饰考究。铜簋两侧的环形耳装饰造型极其夸张，引人瞩目。环耳从上到下由牛、鸟和象三种动物嵌合而成。环耳上牛头口微张，衔住鸟头，鸟眼圆睁，钩形鸟喙突出；环耳的中部有浅浮雕的羽翅纹，下接小巧精致的鸟爪，向后垂落尾羽；环耳的底部鸟身下方，一头大象的头部伸出，象鼻倒卷回额头，两侧突出尖利的象牙。整个环耳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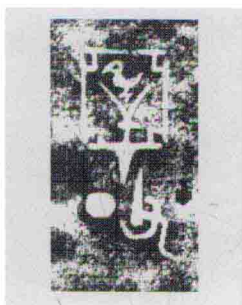


图一七 乙公簋

成一种复合动物的立体造型，极具雕塑感。这种鸟兽嵌合的装饰风格起始于商代晚期，最初多为兽首衔鸟的形式；到西周早期这种装饰达到极致，出现了多种动物组合一体的样式。与父戊簋环耳相



图一八 父戊簋铭文



图一九 父丁



图二〇 伯簋

类似的还有北京琉璃河西周早期燕国墓地出土的乙公簋（图一七），器物的环耳是昂首挺胸的鸟身，圆睛钩喙，鸟下接长鼻上卷的大象形成器足。

在父戊簋内底还铸有铭文“父戊”（图一八），应是族徽。商周时代的贵族，在青铜礼器上铸造代表自己氏族的徽记，这是最早在青铜器上出现的铭文。代表族徽的铭文，常常以图案的形式出现，并加以艺术化的设计，看起来非常的有趣，比普通文字类铭文也显得更为突出。父戊簋的族徽较为少见，《殷周金文集成》中收录一件类别不明之器（编号一〇五三五），铭文中的族徽（图一九）与此簋相同。

伯簋（图二〇）是一件方座铜簋，簋内底铸铭文“伯作彝”。方座簋是西周早期新出现的器形，使用者多为诸侯或王室重臣。此簋方座内悬挂有一铜铃，铃舌保存完好。类似精巧的“悬铃”铜器，在晚商到西周时期，并不多见。这种悬铃的设置一般出现在带圈足的器物底部，较为隐蔽。在器物移动时，小铜铃会产生摆动，从而发出悦耳之音。学者们对悬铃的功用多有推测，但尚无定论，或许仅是当时贵族对不时作响的悦耳铃声的喜好。

燕侯旨作器是本次展览当中重要的一组器物。展览中有两件青铜卣（图二一）、两件青铜爵（图二二），都是西周早期燕国国君——燕侯旨所做的铜器。燕国是周初分封于现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一带的一个姬姓诸侯国。燕侯旨是



图二一 燕侯旨卣一组



图二二 燕侯旨爵



图二三 燕侯旨卣盖内铭文



图二四 燕侯旨卣（大）及其内部放置的一套酒器



图二五 玉戈

燕国的第二代国君。有关燕国的早期历史非常简略，甚至连早期几代燕侯世系都未能留传下来。而考古发现则极大地弥补了史籍的缺失。这组燕侯旨作器，有两件青铜爵是燕侯旨为其父辛所做的祭祀礼器。另外两件青铜卣则与霸国有关，是燕侯旨给他嫁到霸国的“姑妹”

（小姑姑）专门制作的青铜礼器（图二三）。这两件青铜卣一大一小组成一对礼器，形制、纹饰、铭文都相同，器形高大厚重，纹饰制作精细，特别是提梁两侧装饰的青铜兽首形似獬首，圆耳短鼻，十分生动。值得一提的是这对青铜卣出土时，器物内有乾坤，都藏有多件小型酒器。其中较大的一件内置酒器一套七件（图二四），分别是斗一件、单耳罐一件、大小不同的觥五件。斗是用来从酒器内舀酒出来的勺子。觥应该就是用于饮酒的杯子。单耳罐则较为特别，不属于中原商周青铜器的形制，从其样式来推测，可能是用于给觥中添酒。

除了青铜器外，展览还展出了一号墓出土的精美玉器。玉器是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最为重视的宝物，进入青铜时代，玉器更是体现权力、等级、财富的象征。商周时期的高级贵族不仅生前佩戴高级服饰用玉，死后还大量随葬礼仪用玉。玉戈就是其中一种。玉戈与铜戈形制相仿，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